

洪流

(安东的爱情)

〔苏〕亚·安德烈耶夫 著

郝建恒 徐景南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哈尔滨

Андре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ШИРОКОЕ ТЕЧЕНИЕ

ВСЕСОЮЗНОЕ
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РУДРЕЗЕРВ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5

责任编辑：吴厚农

装帧设计：姜士录

洪 流

〔苏〕亚 安德列耶夫 著

郝建仁 徐景南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本开787×1092毫米 1/82 印张18·4 字数206 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800

统一书号：10093·456

定价：1.0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爱情为主线反映了苏联五十年代初青年社会道德面貌的长篇小说。

莫斯科工厂锻工车间青年工人安东与锻工车间主任的女儿柳霞邂逅，一见钟情，但是有一次柳霞爽约，竟轻率地拒绝了安东的爱情，使安东陷入了失恋的痛苦。后来安东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振作精神，努力学习和工作，成了先进工作者。在安东成长过程中，女设计师丹尼雅给了他不少帮助，他们之间也产生了爱情，但是这时柳霞也来到了安东所在的车间工作，丹尼雅对安东和他初恋对象的关系产生了猜疑，苦恼异常。与此同时，主任设计师谢苗诺夫也在苦苦地追求丹尼雅。尽管丹尼雅并不爱他，可是这也给安东带来许多苦恼。两个人谁也不敢在感情上更进一步。但是，在正确思想的支配下，两个人终于消除了误会，结为幸福的伴侣，有情人终成了眷属。

本书的背景是五十年代的苏联社会。书中形象鲜明，情节曲折，笔触细腻，读来引人入胜。

本书对青年如何对待爱情有启迪、教育作用。

主 要 人 物 表

安东·卡尔尼林（安东沙，安东什卡）——莫斯科工厂
锻工车间锻工，生产小组长

丹尼雅·伊凡诺夫娜·奥列尼娜（丹季雅娜，丹涅奇卡）
——锻工车间设计师，后来成了安东的妻子

柳霞·卡斯特罗明娜（柳德米拉，柳茜卡）——锻工车间
主任的女儿，安东初恋的对象

福马·普罗霍罗维奇·波卢捷宁——锻工车间老锻工

阿列克谢·库兹米奇·菲尔索诺夫（廖尼亚，阿廖沙）
——锻工车间党组织书记

沃洛佳·别兹沃多夫——锻工车间共青团组织书记

列昂尼德·格尔杰耶维奇·卡斯特罗明——锻工车间主
任，柳霞的父亲

瓦西里·季莫菲耶维奇·萨梅尔金（瓦夏）——锻工车
间工长

格里绍尼亚·库廖科夫（格里沙）——锻工的助手，后
来也当了锻工

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芙娜·菲尔索诺娃——锻工车间
主任工艺师

纳杰日达·巴甫洛夫娜（纳佳）——柳霞的母亲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奥泽尔斯基——青年工人夜

校校长，菲尔索诺夫的岳父

伊凡·马特维耶维奇·谢苗诺夫——锻工车间主任设计
师

康斯坦丁·安季波夫（科斯佳）——锻工车间工艺师

奥列格·达林——锻工车间锻工，生产小组长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75
第三章	125
第四章	163
第五章	227
第六章	303
第七章	375
代尾声	402

第 一 章

工厂上面蔚蓝而温暖的天空里，弥漫着一团团白色的浓烟，慢悠悠地沉向莫斯科河的对岸。街道两旁新植的椴树青葱翠绿，清新挺拔，——秋天姗姗来迟。

但是，在十月的夜里，袭来了刺骨的寒气。树木好象火炬似的，燃起了橙黄色的火焰。阵阵狂风摇撼着树木，刮得树叶簌簌作响，纷纷落下。

一片黄叶飘进了窗棂，在油漆地板上滑了一下，停在了从方格窗射进来的阳光里。它使人意识到这是一个金色秋天的中午。

“格里绍尼亚，一天很快就要完了，你怎么还在磨蹭呢？”安东·卡尔尼林带着责备的口吻说道。他一只脚穿着皮鞋，另一只脚穿着袜子踏在报纸上，站在镜前用心地试着新帽子：一会儿把它戴正，一会儿偏到右边，一会儿又拉到眉梁上，一会儿把宽帽檐放下来，一会儿又卷上去。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戴了新帽子的模样，感到不大习惯，而且有点可笑，——他还是第一次戴这种帽子呢。

“你可别游逛得太久了，”格里绍尼亚回答说。“福马·普

罗霍罗维奇嘱咐我们星期天要好好休息，明天有很费力气的活儿要干，特别是你……”

“嗨，你算了吧！我有的是力气，干起活来可以顶三个人。说实在的，要是把我惹火了呀，可以顶五个人。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使大家感到惊讶，只怕连数都数不过来呢！”

安东总算把帽子戴好了，蓦地用一条腿转过身来，不耐烦地叫喊道：

“你还要磨蹭老半天吗？唉，你这个鞋匠啊！有这工夫新鞋也做好啦！”

格里绍尼亚·库廖科夫是一个窄肩膀、爱说笑的小伙子。他长着一个鹰鼻子，有一双碧蓝的、婴儿般的眼睛和针尖似的微白的睫毛。现在他坐在放倒的方凳上，双膝夹着一只皮鞋，正在往鞋跟上钉铁鞋掌。他抬起头来瞅了瞅安东，顿时吃惊地拉长了脸，两条淡黄色的眉毛扬了起来，嘴半张着，举起来正要往下打的小锤子停在鬓角旁。

“嘿！你真漂亮啊，安东什卡！”他自惭形秽地嘟囔着。“你看……我还以为你不过象我一样粗里粗气呢，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哎呀呀！”他说着话，突然把身子往后一仰，吃吃地笑了起来。“现在满可以把你装到玻璃橱窗里供大家观赏了。真有意思！你转过身来看看……”

体格匀称的安东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拘谨地站在屋子中央，听同伴这么一说，感到很不好意思。他假意皱起眉头，沉着脸制止说：

“得啦，得啦！”

可是他那青春焕发、颧骨微突的纯洁的脸上，却流露出得意的神情，嘴角上挂着天真调皮的微笑。

“我的好朋友，你走一走，”格里绍尼亚爱慕地看着自己的朋友说道。“你走一走不费劲，可我却很开心……安东什卡，一切都很漂亮，只是领带的结子打得有点大了，象个拳头，都顶着下巴了。帽子嘛，得这样，拉到眉梁上。”

“算了吧，快把鞋给我。”安东生气了。他跳到格里绍尼亚跟前，没穿鞋的那只脚就象跳芭蕾舞似的。“看样子我是等不上你了，干脆别钉鞋掌啦！”

“就剩下一个螺丝钉了。”

格里绍尼亚把住皮鞋，用锥子在后跟上轻巧地扎了一个眼儿，把螺丝钉放到眼里，用小锤子敲了一下，然后用螺丝刀拧了进去，鞋便修好了。

“劳您驾，请把脚抬起来。”

安东系好鞋带，直起身来，焦急地看了一下表。

“你们约定在哪儿相会呢？”格里绍尼亚好奇地问道，一边亲切地抚摸并拍打着安东的脊背。

“在亚历山大罗夫公园。”

“是个好地方，”格里绍尼亚赞美道。“你的柳霞见了你恐怕都认不出来了。”

安东听到“你的”这个词儿，心里感到甜滋滋的。为了掩饰脸上泛起的红晕，他赶紧说道：

“我要走了，我要步行到那儿去。”

“怎么步行呢？”格里绍尼亚惊奇地问道，并一本正经地在安东背上摸了一下。“你的翅膀在哪儿呢？我听说恋人赴约会

是要插上翅膀飞去的。”接着他又说：“你要是能猜着我的谜语，一切都会如愿以偿。蹲着三只猫，每只猫对面蹲着两只猫，一共是几只猫？快，快！”

“三只猫呗，”安东回答说。

“猜对了，”格里绍尼亚高兴地喊道。“可以走啦！”

安东格格地笑起来，他一面向门口走去，一面吩咐说：

“把屋子收拾一下，不要锁门。”

“是，一定照办。再见！向我挥手告别吧！”格里绍尼亚弓着腰彬彬有礼地送走了自己的朋友。他的眉毛在阳光里闪烁着银色的光辉。“你们还要到哪儿去？万一有事需要找你，到哪儿去找？”

“莫斯科地方太大，你找不到，”安东支支吾吾地回答说。

他顺着楼梯下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怕帽子戴得不合适，重又摸了一摸，之后便往地下铁道走去。他走起路来觉得挺轻松，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外衣前襟飘到了两旁。他心花怒放，一种狂喜的感觉在胸中扩展开来……

椴树的叶子飘落着。落叶在眼前象蝴蝶似地飞舞，使人感到仿佛置身在五彩缤纷、簌簌作响的童话世界之中。远处一排排房顶上烟囱林立，缕缕轻烟冉冉上升，在落日余辉的衬托下，变成了玫瑰色。再往远处看，在烟囱后面，游动着一团团雨云。

安东觉得热得慌，满想把没有戴惯的、紧扣在头上的帽子摘下来，脱下外衣，解开领带。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想起了格里绍尼亚“你们还要到哪儿去”的问话，不禁笑了。只要能和她并肩呆在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看着她在他锐

利的目光下如何把睫毛慢慢地、羞答答地垂下来，在哪儿还不是一样。他们还可以乘轮船在莫斯科河上游览，一直坐到文化休息公园；可以在莫愁花园里散步，坐在“转轮”的圈椅上玩耍。柳霞一定和别的女人一样胆小，在向上转的时候，她准会抓住他的肩膀尖叫起来……

安东乘地铁到了革命广场，乘电梯上来，经过列宁博物馆，巧妙地躲开从红场驶来的汽车，外套下摆碰到漆得明光锃亮的汽车上。他穿过街心后，怀着一颗愉快地跳动着的心跨进了公园的铁大门。

他进了公园，向幽暗的深处望去，那儿只有几株老椴树和飘飘悠悠的落叶，挂在枝桠间的大白球灯已经点亮，他又看看灰色花岗石的方尖碑，看看花坛里的秋季花卉；接着他仰望淡蓝色的高空，只见一颗孤零零的星星在怯生生地闪烁着。这时虽然还不到六点钟，但他看到这种情景后，一个残酷无情的念头突然袭上心头：柳霞不会来了。他的心脏在这一瞬间仿佛停止了跳动。他紧紧地闭住了眼睛，好象突然感到哪儿痛似的。过了一会儿，他回到方尖碑跟前，机械地念起铭刻在碑上的名字来。念完一遍，又开始重念。

透过枝桠和栅栏的缝隙，可以看到经过练马场向中心广场飞驰而去的小汽车和车窗透着亮光的无轨电车……

安东沿着小径走到了公园深处。

在低垂着的树枝的荫影里，好象在伞底下似的，在一条长凳上坐着一对情侣。姑娘低垂着头，一绺绺头发耷拉下来，遮住了半个脸，双手放在膝盖上。小伙子侧身坐着，脸对着她唧唧啾啾地说了些什么，猛然间扬起了手，而她仿佛

不同意他的话，怀疑地摇着头。最后男的霍地站了起来，使劲把外衣往肩上一搭，好象要走的样子。女的淡淡地冷笑了一声说：

“坐下，安静点儿！”

在她那柔和的声音里可以感到一种威力。小伙子顺从地坐下，又开始谈起来，可是声音有点嘶哑、急促，并带有委屈情绪。

安东很想听到柳霞说这种带有命令口吻而同时却又温柔亲切的话。他觉得现在一转身就可以看见柳霞宛如一只灵巧的小鸟迎面飞来。他侧耳谛听，仿佛听见身后有柳霞的脚步声。可是转过身来，却只见一条空寂的小径和一位拄着拐杖在远处悠闲地散步的上了年纪的妇人。

用什么尺度来衡量恋人们等待的时间呢？有时几小时飞逝过去就象一刹那，有时几分钟却显得特别漫长。

安东忍受着孤寂和烦恼，等了一个钟头，或许是两个钟头。最后，他断然离开了公园，不顾汽车喇叭的鸣响，径直跑到地铁入口处的前室去打电话。一个年轻女人正在那里打电话。她咧着涂着口红的大嘴微笑着，一面用一个指头在玻璃窗上画着花纹，一面用奇怪的、漫不经心的眼光打量着安东。安东等得不耐烦了，使用硬币敲了几下玻璃窗。那个女人把头扭了过去，一绺卷得紧紧的头发从帽子里甩了出来。安东又敲了一下，她才把门打开，依然含着幸福的微笑走出了电话室，顺着台阶走下去，皮鞋后跟踩着台阶发出了清脆的响声。一股浓郁的香水味扑进了安东的鼻孔。

安东拨好了电话号码，把听筒紧贴在耳朵上，等待对方

答话，不一会儿便传来了一个女人不紧不慢的声音。

“您找谁？”

他报了自己的姓名，请柳霞说话。接着是片刻的停顿，那个女人好象在和别人商量如何回答。最后她犹豫地回答说柳霞不在家，但这时安东仿佛听到了非常熟悉的柳霞的笑声。这笑声使安东伤心地感到困惑不解。接着便自问道：“这么说，她骗人啦？”

安东从电话室出来，直奔柳霞家，他要当面问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不愿意来就别答应，谁也没有强迫她来，是她自己同意的。要想拿人开心，那就请找别人去吧！

他上了三楼，按了电铃。来开门的是柳霞的母亲纳杰日达·巴甫洛夫娜——一个胖胖的戴着夹鼻眼镜的中年妇人。她那亲切的目光透过四角形镜片询问似地打量着安东。

“您好！柳霞在哪里？我要见见她。”安东进了前室便说明来意。

“刚才就是您打来的电话吧？”安东点了点头。“我已经告诉了您她不在家，干吗还要来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她在哪儿？”

“她……被邀请参加晚会去了。”纳杰日达·巴甫洛夫娜停了一会儿才回答。她看到安东苍白的脸色和直愣愣地盯着她的大眼睛，便用比较温和、同情的口吻说道：“您大概是在我丈夫那个车间工作吧？您认识科斯佳·安季波夫工艺师吗？他得了勋章，今天请客。我和我丈夫都没有去，柳霞独自去了。她向来挺喜欢交际。”

安东摘下帽子，擦了擦额上的汗，揉揉眼睛，一句话也

没说就转身出来了。

他走到街上拐弯的地方，有人撞了他一下，说了声对不起，这时他才清醒过来。天空布满了乌云，刮起了风。在路灯的照耀下，行人匆匆地走着，汽车疾驰而过。这川流不息的行人和车辆好象惊醒了他，在他心里引起了自相矛盾的、痛苦的愿望：他想躲开喧嚣、灯火和奔忙，独自呆在自己静谧的房间里沉思，使心情平静下来；但同时他却又想到这忙乱的街头来，混在人群中东游西转，忘却自己。后来他毅然决然地打定了主意：决不能把柳霞让给安季波夫工艺师——一个说话媚声媚气、分头梳得油光水滑的美男子。在文化宫的一次晚会上，就是这个安季波夫死缠着柳霞，嘻皮笑脸地凑到她耳朵跟前窃窃私语。安东还决定要问问柳霞，她怎么能欺骗人，怎么能撒谎！

安东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坐上去，告诉了地址。在一座大楼的门前，他下了车，叫司机等一等，自己就迅速跑上了二楼。

走廊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他从门里传出来的嘈杂声中，听出了柳霞清脆的笑声。他犹豫了片刻：进去好呢，还是回去好？但是这笑声刺入了他的心坎，使他忘记了一切，不能自制。他猛然推门闯了进去。

耀眼的灯光射在他的脸上。有整个房间长的长桌子上摆满了酒瓶和各种菜肴。安东对一盘鲱鱼看了一眼，一端是鱼尾，一端是口衔绿葱的鱼头，鱼身已被吃光了。这时，他产生了一种惊恐和绝望的奇怪心理——一个不顾一切地去拚命的人的心理。

在座的人全都静了下来，困惑不解地望着安东：他大概也是主人邀请来的，因为迟到了才这样飞跑进来。但是，这位客人的脸绷得紧紧的，满面怒容。

安东在这里看到了许多熟人。坐在桌子那一头安乐椅里的是工长瓦西里·季莫非耶维奇·萨梅尔金。他身体肥胖，满面红光，新剃的光头上淌着汗珠。安东一来，他便在安乐椅里转动起来，哼了一声，好象兴奋地低声说：“好家伙，他怎么啦，发疯啦？你瞧……你瞧……”。坐在他旁边的是车间党委书记阿列克谢·库兹米奇·菲尔索诺夫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身材肥硕的女人，她的辫子盘成了漂亮的高高的发髻。

“看样子要演一出好戏啦，”菲尔索诺夫说道。“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安东一面斜视着他，一面忧郁地想道：“唉，白来啦！明天他一定会把我叫去训一顿的。难道就这样回去吗？不能！管它呢！后退已经晚了。”

在座的还有奥列格·达林和车间共青团组织书记沃洛佳·别兹沃多夫。起初，沃洛佳想阻止安东，让他别乱来。他站了起来想要到安东眼前去，但马上又坐下了，因为他了解安东的性格，这个人什么都能干得出来，要劝他，非发生争吵不可。

主任设计师伊凡·马特维耶维奇·谢苗诺夫也在座。他惊异地挺直身子，神态很严峻，显出一副要训人的样子。他想：“这个年轻人真古怪，感情很丰富，热情奔放，但头脑太简单。你看，又冲动起来啦。真有意思。”他左边坐着丹尼雅

· 奥列尼娜，一个十分年轻的女人。她心神不安，困惑不解，甚至有点吃惊地望着走进来的安东，望着他那倔强而痛苦地低垂着的头。

但安东这时候除了柳霞以外，谁也不看。这位窈窕纤弱的柳霞姑娘穿着艳丽的露臂连衣裙。安东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的脸。她双颊上有两个热情的酒窝儿，一双灵活的眼睛稍稍向上挑起，小鼻子调皮地翘着，浓密的卷发披到肩上。安东突如其来，使她感到非常不安。她好象寻求保护似的看看周围，心想：“为什么大家都默不作声？他想干什么？大家会怎样想呢？一定以为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对他并不了解，只不过见过两次面而已。随便说两句话也不能当真呀！明天一定会弄得满厂风雨，人人皆知的。而且还会传到父亲耳朵里去，准会出事的。连母亲也会责怪的。他怎么会到这儿来找我呢？看他多么蛮横，多么鲁莽！应当把他赶出去，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吱声呢？不过，反正大家都知道他是来找我的。”柳霞默认了，但是还装着一切与她无关的样子，好象安东并不是来找她的。她把头低向盘子，想避开安东的视线。

但是，安东仍然凝视着她。“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啊！眼光躲躲闪闪的，害怕啦！你答应了跟一个人约会，却来找另一个人。是找谁呢？找这个家伙，梳分头的！”他的目光慢慢地移到了安季波夫身上。

安季波夫坐在那里，面色苍白，心慌意乱，不知出了什么事。“这个小伙子怎么跑到这儿来啦？”他自问道。“他想做什么？难道是来找柳霞的吗？一定是的，要不他怎么那样死盯着柳霞呢？她多么不谨慎啊！看她卖弄风情弄到什么地步啦！

要不就请他入席，免得发生争吵？不，这不行，这太那个了，这就等于在粗暴的力量面前屈膝投降啦。应当教训教训这个不要脸的家伙！得站起来把他赶出门去。可要是他不肯走呢？那就糟了！不，我还是现在就告诉他，让他马上滚蛋！大家都在等着我呢。真的，要是在自己家里都不能保护自己，那还算什么人？”安季波夫站起身来朝安东走去。

二

在战争快要结束的那年春天，三个朋友——沃洛佳·别兹沃多夫、奥列格·达林和安东·卡尔尼林——从伏尔加河流域一个小城市的技工学校毕了业。他们的独立生活是从难耐的等待开始的：会把他们派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呢？每到晚上，小伙子们便在宿舍里热烈地争论起这个问题来，有的说全部毕业生都将被送到乌拉尔去，安排在最重要的工段上——干吧，向着顶峰攀登吧；有的渴望到高尔基汽车厂去工作；有的一心向往着参加恢复斯大林格勒的斗争；另外一些人则愿意到任何城市去，只要进大厂就行。

同学们为了排遣这瞎猜的烦恼，常常到伏尔加河岸上去。他们或者在河边潮湿的沙滩上散步，或者坐在老柳树下的大石头上，用充满幻想的目光送走那在黑夜里闪着诱人的火光的轮船。大家都憧憬着未来，默默无言；偶尔说几句话，也总离不开到哪儿去工作的问题。

安东在心灵深处向往着莫斯科，但他又觉得这是难以实现的幻想，因为技工学校的毕业生还从来没有一个被分配到首都去过。可是他却很想到那里去。